

中国阐释与阿格妮丝·赫勒美学 思想的定型^①

张成华

摘 要：相较卢卡奇对美学的重视，卢卡奇的学生阿格妮丝·赫勒却相对较少的讨论美学问题。赫勒有美学方面的著述，不过，总体上看，她的美学思想是在中国阐释中定型的。20 世纪 90 年代衣俊卿等学者为回应和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翻译和阐释了赫勒的《日常生活》等著述；此后，傅其林等学者基于自身的学科背景挖掘并阐释了赫勒思想的美学方面，并基于对其美学的阐释切入对赫勒整体思想的研究。中国学者先于赫勒本人及其国外研究者发现并阐释了赫勒的美学思想。同时，中国学者对赫勒美学思想的研究在赫勒那里得到回应和确证。2007 年和 2018 年，赫勒两次来中国。由于朱立元、傅其林等邀请者的学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研究（1945—1989）”（项目编号：19CZW004）阶段性成果。

术背景，赫勒在中国留下的文本大多是关于美学的。在这些美学文本中，赫勒确证和发展了自己的美学思想；同时，通过这些美学文本，她也确证了中国学者对其美学阐释的正当性。至此，中国学者与赫勒本人在美学上完成了相互成就、相互确证。当然，赫勒的思想之所以成为中国学界的在场性存在，是因为其对人的生存的关注。赫勒对人的关怀及对人的生存境遇的阐述吸引并激荡着研究者，回应着研究者对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存问题的追问。中国学者与赫勒一道将其美学思想引入其思想的核心。

关键词：阿格妮丝·赫勒；美学；中国；创建；在场

作者简介：张成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审美文化与批判理论研究中心成员，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艺发展史研究。

Chinese Interpret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Agnes Heller's Aesthetics

Zhang Chenghua

Abstract: Compared to György Lukács's emphasis on aesthetics, Agnes Heller, a student of Lukács, had relatively less discussion on aesthetics. Heller wrote some works on aesthetics, but her aesthetics was constructed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interpretation. In the 1990s, scholars such as Yi Junqing translated and interpreted Heller's works such as *Everyday Life* in response to and explanation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Subsequently, scholars such as Fu Qilin explored and elaborated on the aesthetic aspects of Heller's thought due to their disciplinary background, and conducted the research of Heller's overall thought through aesthetics they interpreted. Chinese scholars discovered and elaborated on Heller's aesthetics before Heller and other researchers abroad.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es on Heller's aesthetics were responded and confirmed by Heller. In 2007 and 2018, Heller came to China twice. Due to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of invitees such as Zhu Liyuan and Fu Qilin, most of the texts left by Heller in China are about aesthetics. In these texts, Heller confirmed and developed her aesthetics. Meanwhile, through these texts, Heller also confirmed the legitimacy of Chinese scholars' interpretation of her aesthetics. At this point, Chinese scholars and Heller have completed a process of mutual achievement and confirmation in aesthetics. The reason why Heller's ideas become a presence in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is her concern for human. Heller's care for human and her exposition of human's living conditions keep attracting and stirring researchers, responding to their questioning of human's surviv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hinese scholars, together with Heller, introduced her aesthetics into the core of her thought.

Keywords: Agnes Heller; aesthetics; china; construction; presence

Author: Zhang Chenghu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ember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Aesthetic Culture and Critical Theor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Wester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nd Eastern Europea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history.

相较于卢卡奇对美学的重视，阿格妮丝·赫勒 (Agnes Heller) ——作为卢卡奇最杰出的弟子——却较少地讨论美学问题。赫勒如是阐述她避开美学的原因：“我的老师卢卡奇研究美学，他实际上也希望我研究美学，但我不想做‘第二小提琴手’。我尊敬卢卡奇，也很感激他，但我不想模仿他，从一开始我就想走自己的路。”^① 对抗这种“影响的焦虑”的方法是绕开它，赫勒确定自己的研究道路是伦理学。因此，2007年，傅其林对赫勒进行访谈时问道：“您愿意谈谈布达佩斯学派美学的主要思想吗？这个学派有一些共同观念吗？”赫勒的回答是，或许那时她本人、马尔库什、瓦伊达等在研究中或多或少涉及美学问题，但“除了费赫尔之外，美学那时不是我们主要的兴趣”。^② 这当然不是说赫勒没有

① 张笑夷、[匈]阿格妮丝·赫勒：《伦理学、现代性与马克思——阿格妮丝·赫勒访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4期。

② 傅其林、[匈]阿格妮丝·赫勒：《布达佩斯学派美学——阿格妮丝·赫勒访谈录》，《东方丛刊》2007年第4期。

进行过美学方面的研究。赫勒 1994 年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讲授过美学课,其讲稿以《美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Beautiful*) 为名于 1995 年出版;她于 2000 年出版了一本研究莎士比亚的著作《脱节的时代》(*The Time is Out of Joint*)——当然,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作为历史哲人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as Philosopher of History”);赫勒还在 2005 年出版了讨论艺术、文学和日常生活中喜剧现象的著作《永恒的喜剧》(*Immortal Comedy*)。在 2018 年张笑夷对赫勒的访谈中,赫勒认为她学术生涯的第四个阶段即学术漫步时期(1995—2010)转向了对文化、文学、艺术的研究。^①当然,尽管这个采访的主题是“伦理学、现代性与马克思”,采访的时间却是赫勒参加“东欧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国际会议”期间;这次会议的主办方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组。赫勒本人能深刻地认识到语境的重要影响:漫步于各种会议之中,总要根据会议的主旨发言。^② 阅读赫勒的学术自传《我的哲学小史》

① 张笑夷、[匈]阿格妮丝·赫勒:《伦理学、现代性与马克思——阿格妮丝·赫勒访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年第 4 期。

② Agnes Heller, *A Short History of My Philosophy*,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11, p. 110.

(*A Short History of My Philosophy*) 会发现, 赫勒对她第四个阶段的文化、文学、艺术等的研究虽然有所回顾, 但着重强调的似乎是伦理学和政治学。事实上, 赫勒的美学思想是挖掘和建构的产物。这个挖掘和建构的主体既有赫勒的研究者, 也有赫勒本人; 赫勒的研究者先于赫勒本人发现了她的美学思想。当然, 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赫勒本人, 都在中国语境中挖掘和创建着赫勒的美学思想。

一、“理论的旅行”: 赫勒思想中美学维度的中国发现与阐释

中国学界对赫勒著述的引入始自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时期, 赫勒的一些著述被翻译成中文。这些翻译的著述是中国学界接受赫勒的开始, 却不是赫勒自身学术的开始——如果将赫勒的学术开端锚定在她学徒时期(1950—1964) 结束的话。^① 光军 1980 年翻译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东欧的未来》一文最初发表于 1978 年; 邵晓光、孙文喜 1988 年翻译的《人的本能》一书最初出版于 1979 年。当然, 这是理论的旅行可能的事实性后果。同样的, 在一种理论进入新的语境时, “必然会

^① 张笑夷、[匈] 阿格妮丝·赫勒:《伦理学、现代性与马克思——阿格妮丝·赫勒访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年第 4 期。

牵涉到与始发点情况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①。赫勒在中国的再现和制度化大体上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学者对她的《日常生活》一书的翻译和研究。关于赫勒美学思想的挖掘和阐释也从这一时期开始。

中国学界对赫勒的再现和制度化有两个决定因素：显在的因素是研究者的学术背景；隐在的因素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决定了对赫勒不同方面的聚焦。衣俊卿的哲学背景影响了他对赫勒的哲学、伦理学解读。当然，他从 2010 年开始主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必然诉求对赫勒著述的整体译介和研究。赫勒的美学也被置于这一整体性的计划中。傅其林的文艺学美学背景要求他聚焦于赫勒的美学思想。即使研究赫勒思想的其他方面，傅其林也会联系其美学思想或通过美学思想进行透视。傅其林对赫勒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阐释和再创造意味。当然，无论衣俊卿和傅其林的研究有何差异，他们以及其他研究赫勒的中国学者，都或隐或显地将对赫勒的研究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衣俊卿在其 1994 年出版的《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一书中，谈到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

^① [美] 爱德华·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8 页。

尔、赫勒等人的日常生活理论时强调：“促使我进行日常生活批判的原动力并不只是现代哲学、人类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以及西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进展，而主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进展。”^① 傅其林在其2004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2006年成书出版）结尾处指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曲折的、漫长的，它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赫勒的审美现代性思想作为一个他者，可以促进人们思考中国的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问题。”^②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赫勒的美学思想在中国被发掘和再阐释。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傅其林的《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当然，这种阐释和再创造并非从傅其林开始。1998年，陈学明、吴松、远东主编出版了列斐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的著作，其书名是《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斐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如果这本书还只是强调了赫勒日常生活理论中的艺术维度这一点，1997年张政文、杜桂萍发表的《艺术：日常与非日常的对话——A. 赫勒的日常生活艺术

①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② 傅其林：《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54-355页。

哲学》则基于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系统阐释了艺术之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这一阐释既来自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又是对它的进一步拓展。相较于此前的研究，傅其林对赫勒美学思想的发掘和阐释更为系统。这里的系统当然不是或不仅是指完整——他几乎研究了赫勒所有的美学著述以及与美学相关的观点，而更是指他基于美学这一视角透视赫勒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赫勒的现代性思想。同时，傅其林将赫勒的美学思想置于西方审美现代性发展的脉络中，更能凸显赫勒思想的独特性及其意义和价值。正因如此，当傅其林 2006 年出版博士学位论文时，赫勒在为其写的序言中如是强调这一研究的意义：“起初我很吃惊，然而瞬即意识到，傅其林的路径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具有启发性。他不仅能够说明贯穿于我许多著作中对美学的关注或者兴趣，而且能够对我的现代性理论、伦理学和历史哲学获得新的理解。”^①

赫勒从两个方面肯定了傅其林对她的研究：对其美学思想的挖掘和阐释以及这种挖掘和阐释对理解她的现代性理论、伦理学、历史哲学可能的价值。傅其林对赫勒的研究当然主要聚焦于前一点，即对其美学思想本身

^① 傅其林：《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巴蜀书社 2006 年版，“序言”第 2 页。

的阐释，但他的落脚点却是赫勒本身所真正关注的问题——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傅其林将他著作的最后一节命名为“走向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美学”，并且指出：“通过赫勒的审美现代性思想的考察，我们始终感觉到一股人道主义美学的暖流。她对美学领域的关注的基点在于解决现代性中的人的问题……（她）把美学研究与对现代人的关注，对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人的可能性发展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①或许傅其林的这段解释是对的。不过，进行这种明确阐发的不是赫勒本人，而是傅其林，是他将赫勒美学思想导入赫勒真正关注的问题。

此后，中国学界对赫勒美学思想的研究与其说是沿着傅其林的路径进行，不如说是沿着赫勒本人认同的路径进行。但傅其林的路径与赫勒认同的路径并不完全一致。赫勒更强调美学之于理解其整个思想的意义，而傅其林以及衣俊卿则将落脚点放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当然，这种差异在此后衣俊卿、傅其林等学者对赫勒的深入研究中会极大缩小。

对赫勒本人的美学思想进行更细致、深入的研究，真正理解赫勒的美学思想并没有什么问题。此后对赫勒美学思想的研究至少从两个方面不断扩展、深化。第

^① 傅其林：《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50页。

一，对赫勒美学思想关涉的不同维度、层面、问题的探讨。比如，关于赫勒审美观念、喜剧思想、赝品观念、伦理美学、文化批判理论等方面的研究。第二，探寻赫勒美学思想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美学与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关系及其意义和价值。上述方面的研究既阐释了赫勒美学思想的创新性、独特性，又确证了赫勒美学思想的时代意义——或者说，赫勒认为审美之于时代的价值。

以上两方面对赫勒美学思想进行研究的依凭和落脚点都不再是——至少不明确指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或许是因为时代变了。衣俊卿在最初对赫勒等人进行研究的时候“正置身于空前的大变革时代，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十字路口的成千上万的普通中国人中间，正在萌生着走出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进入充满竞争又充满创造性的非日常世界之中的历史涌动”^①。而 21 世纪的中国已经在很多层面上与世界交融、互通。或许中国在很多方面是独特的，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也与其他国家共享了很多相同的方面。我们只要阐释清楚赫勒关于审美之于时代的意义和价值就够了。

不过，赫勒应该不会反对中国学界对其美学思想的

^①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 页。

发掘和阐述，也不会反对将其美学思想引入中国的社会语境。毕竟，赫勒明白，真正需要对一种思想负责的人不一定是思想家，而是阐释者。“如果思想家只为他的思想可以预见的后果负责，那么，结论应当是，不是思想本身（正因为思想不是人），而是思想的接受者应当承担 responsibility。”^① 赫勒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但这一思想如何被再阐释既不受她控制，也不需要她负责。

二、“新语域的召唤”：中国语境中赫勒本人美学思想的确证和发展

赫勒本人十分清楚语域的力量。对赫勒这样遵守语境的语义潜势的人来说，语域——“与特定的语境类型相联系的语义潜势”^②——的影响就更大了。因此，当赫勒参加各种会议时，总需要根据会议要求发言；当然，赫勒不会两次用同一种语言讲述同一个内容，也不会讨论已经发表的内容。这就要求赫勒根据不同的要

① [匈] 阿格妮丝·赫勒：《卢卡奇的晚期哲学》，衣俊卿译，载 [匈] 阿格妮丝·赫勒主编：《卢卡奇再评价》，衣俊卿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2—233 页。

② [澳] M. A. K. 韩礼德：《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朱永生导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1 页。

求创造新的讲述内容。^① 毕竟，语域“是准则系统（它们的规则能够被打破或者改变或者戏仿），具体规定了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中什么能够和不能够被说出”^②。

中国学界首先让赫勒确证了她的美学研究。傅其林在2006年出版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时，赫勒为其写了序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赫勒在傅其林的著作中不仅看到了对她美学思想的挖掘和阐释，更看到了其对她的美学思想的确证。当然，也可以说，她确证了傅其林研究的正当性。正如赫勒指出的，尽管在她的著作中审美和艺术问题只是间接被讨论的，不过，“事实上，审美的维度在我的著作中无处不在……并且，我越来越直接的转向审美和艺术问题”^③。这种确证的进一步巩固是傅其林等人对赫勒的采访。如前所述，因为傅其林等人的学科背景，他们在采访赫勒时总是不断回到美学这一主题。这些采访的主题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比如，《布达佩斯学派美学——阿格妮丝·赫勒访谈录》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美学问题的对话》等。其中，《关于马克

① Agnes Heller, *A Short History of My Philosophy*,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11, p. 110.

② John Frow, *Marxism and Literary History*. Cambridge (Mass.) and Oxfo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68–69.

③ 傅其林：《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版，序言第4–5页。

思主义与美学问题的对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采访。这个采访是真正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对话，如果说前半部分勉强算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话，后半部分则转向了美学——无论起始的问题是什么，最终的落脚点总是关于美学的。

与以上采访类似的是赫勒在中国的一系列讲座以及会议发言。2007年和2018年，赫勒两次来中国。因为邀请者朱立元和傅其林的学科背景，在这两次中国之行中，赫勒留下的发言、讲座绝大多数都是关于美学的。这些发言、讲座后来被整理成文字稿，题为《艺术自律或艺术品的尊严》《对后现代艺术的反思》《情感在艺术接受中的地位》等。^① 2018年，傅其林发起并召开了第一届“东欧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国际会议”。目前已召开的3次会议虽然在题目上没有特别强调美学，但因为其依托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以及傅其林的学科背景，其总体学术倾向是美学。正因为如此，赫勒在这次会议上主旨发言的题目是《卢卡奇与托尔斯泰》。

那么，语域对赫勒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或者说，

^① 这些文本并非都是赫勒首次在中国呈现。比如，《情感在艺术接受中的地位》一文最初收录于 Klaus Herding, Bernard Stumpfhaus (eds), *Pathos, Affekt, Gefühl: Die Emotionen in den Künste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4, pp. 244–259.

在语域的压力下，赫勒做了哪些改变呢？这一点很难讨论。毕竟，赫勒在中国留下的关于美学方面的文本并没有那么丰富。这些有限的文本即使在主题上都与美学、艺术相关，我们也很难看出其内在明显的关联。至于明显的美学规划或基于中国语境思考问题，那更纯粹是苛责。在美学方面，赫勒本就没有明确的规划——至少相较于其伦理学、现代性研究是这样的，况且这些关于美学的讨论还出现在她的学术漫步时期。

当然，这不是说赫勒在中国留下的这些文本没法讨论。事实上，国内关于赫勒美学思想的所有总结都适用于描述赫勒的这些美学文本。例如，冯宪光总结了赫勒美学思想的四大创新性特色：反思性、批判性、实践性、返本开新；^① 傅其林阐述了赫勒美学思想相较于卢卡奇的转变——此在取代存在；^② 王静从文化批判的视角考察赫勒的美学思想。^③ 这些研究和探讨当然可以用于解读赫勒在中国留下的文本。不过，就这些文本本身来说，或许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

① 冯宪光：《赫勒美学理论的创新性特色》，载王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24卷，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版，第401—412页。

② 傅其林：《从存在向此在的嬗变——赫勒摆脱卢卡奇框架的新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

③ 王静：《作为文化批判的审美——赫勒美学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一方面,赫勒的这些文本确实拓展了其美学思想的一些新的维度。语域的压力既没有改变赫勒关注的核心问题——当代人的生存状况或如何生活,也没有改变赫勒探讨这一核心问题的方式——对此在的关注。不过,同一个问题与相同的方法总能在不同的层面获得不同的讨论。比如,对美的概念及艺术的作用的讨论并没有完结于赫勒1995年出版的《美的概念》,还可以在其《艺术自律或艺术品的尊严》中获得进一步的拓展并从艺术品的尊严这一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对其老师卢卡奇的评价不一定止步于她写的《卢卡奇再评价》,也可以在《卢卡奇与托尔斯泰》中继续反思;关于后现代的讨论,除了讨论后现代政治的《后现代政治状况》,也可以在《对后现代艺术的反思》中分析后现代艺术的特点与价值。赫勒在中国留下的这些文本既确证了她已有的思想,又从不同层面拓展和深化着她已有的研究。

另一方面,赫勒在中国留下的这些文本既成为国内学者证明自身对赫勒美学研究正当性的手段,又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对象。首先是自我确证。赫勒的行为及其文本让中国学者确证了讨论赫勒美学的正当性。她与傅其林的近百次电子邮件联系^①及为其专著作序肯定了傅

^① 傅其林:《宏大叙事批判与多元美学建构——布达佩斯学派重构美学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页。

其林对其研究的正确性。她的那句“审美的维度在我的著作中无处不在”更是中国学者进入赫勒美学研究的指引。而赫勒在中国的讲座及发言中对美学问题的讨论在证明中国学者对其美学研究的正当性的同时，也召唤着国内学者重新思考其美学思想。在第一届“东欧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国际会议”上，秦佳阳以向赫勒致敬的姿态做了题为《审美活动的主体间性——论艺术作品的尊严》的发言。这个发言实质上是从赫勒《艺术自律或艺术品的尊严》一文反观和阐释赫勒之前的美学思想。正如秦佳阳指出的：“在审美活动中，赫勒尤为重视爱与情感在艺术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关注审美主体与艺术作品的情感，交流与精神对话，使艺术作品在情感上与尊严上得到尊重，体现出审美的主体间性。这一点也是赫勒人道主义精神的主要体现。”^①

中国学界对赫勒美学思想的阐释是发展当然也是偏离赫勒原来的思想体系的。不过，赫勒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以及她的几次中国之行却确证了这种偏离的正当性。事实上，中国学界与赫勒本人构成了一种相互成就、相互确证的关系：中国学界阐释和再创造了赫勒的美学思

^① 秦佳阳：《审美活动的主体间性——论艺术作品的尊严》，《中外文化与文论》，第4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7—288页。

想，确证了赫勒思想中的美学维度；赫勒的中国之行确证了中国学界对其研究的正当性并基于中国学界的研究发展出自己的美学思想。

三、“在场”与赫勒美学思想在中国的价值

国内学界对赫勒美学思想的研究与赫勒美学思想值得研究是两个纠缠在一起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完全一致。影响国内学界研究赫勒美学思想的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国内文艺学美学专业的体制化以及研究者的导师的影响。当然，选择赫勒的美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必然与赫勒美学思想值得研究有关系。那么，赫勒的美学思想为什么值得研究？冯宪光关于赫勒美学思想的创新性（反思性、批判性、实践性、返本开新）的解释当然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况且，赫勒还“一生献身于卢卡奇‘复兴马克思’（的）事业”。^① 尽管这一总结是后来的，不过，这确实能解释赫勒美学思想在中国被挖掘和阐释的原因。

当然，除了学术上的价值，赫勒美学思想之于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学界的价值可能还在于或者应该在于其真正关注的问题让她成为中国学界在场的存在。沃尔夫

^① 冯宪光：《赫勒美学理论的创新性特色》，载王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24卷，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版，第401—412页。

冈·韦尔施（Wolfgang Iser）指出：“伟大的作品或理念……拥有跨文化的吸引力与魅力。”^① 而在场是指：“尽管那些作品或观点与我们可能存在时间或空间上的距离……尽管并非是为我们而造，它们似乎却在走向我们，对我们说话，我们被深深吸引甚至着迷。……不论时空距离我们都将它们视为在场的挑战，或视为一种蕴含让我们更敏感、更开放、更包容、更人性的潜力的财富。”^② 赫勒的思想似乎就有这样的吸引力。她的思想不是面向中国学者和中国问题提出的，却让中国学者在中国语境中的追问获得某种回应。

如前所述，阿格妮丝·赫勒的思想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学者在面临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状况下被引入的。衣俊卿等学者希望借助赫勒等人关于日常生活的阐述，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性的讨论。不过，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对赫勒的研究更切合赫勒自身的思想路径。或者说，是赫

① [德] 沃尔夫冈·伊瑟尔：《在全球化时代重新思考身份认同问题——跨文化视角》，载 [斯洛文尼亚] 阿莱斯·艾尔雅文茨主编：《全球化的美学与艺术》，刘悦笛、许中云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2 页。

② [德] 沃尔夫冈·伊瑟尔：《在全球化时代重新思考身份认同问题——跨文化视角》，载 [斯洛文尼亚] 阿莱斯·艾尔雅文茨主编：《全球化的美学与艺术》，刘悦笛、许中云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1 页。

勒对当代社会中人的境遇及生存方式的关注吸引着中国学者，回应着中国学者对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存问题的追问。

事实上，赫勒一直将艺术当作解决当前人的生存困境的一种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赫勒将艺术与科学和哲学并列当作发展人的自为的个性的方式。“在任何给定的历史时期，科学代表着达到最大可能性的类的意识，艺术代表着类的自我意识，哲学代表着达到最高可能性的知识和自我意识的统一。”^① 艺术之所以能与哲学和科学并列，介入人与其所创造的世界的关系中，是因为“艺术是人类的自我意识，艺术品总是‘自为的’类本质的承担者”^②。赫勒从艺术之为艺术的本质层面或艺术的应然层面上讨论了这一问题。在赫勒看来，无论艺术与日常生活和日常意识的纠缠有多么明显，当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时，“（被日常生活所影响和建构的人的）特性的中止是完全的和毫无保留的，特殊艺术的同质媒介把创作代理人提升到类本质的领域”，并且，“当我们享受或‘欣赏’艺术品时，我们同它的作者一样被提升

① [匈] 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54 页。

② [匈] 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3 页。

到类本质水平”。^① 在这里，赫勒将艺术当成人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摆脱日常生活同化的一种方式。赫勒在《情感在艺术接受中的地位》中指出，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情感、驱动力，所有的情感意向（爱、恨、嫉妒之类）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在我们欣赏一件艺术品时，我们就从日常生活中抽身出来，“悬置自己实用的、实际的功利，我们抛弃自己”，“脱离了自我干涉”，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整个的眼睛和整个的耳朵，同时我向刺激敞开心扉——可以说——赤裸裸的，没有保留”。^②

基于对艺术的一般特质的确认，赫勒探讨了很多问题。王静指出：“赫勒从人的生存方式入手，为了寻求个体的人的解放，把审美作为她对资本主义文化反思与批判的总体维度，挖掘文化及文化批判的深层、丰富内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批判理论。”^③ 将这一判断反过来说同样合理，即赫勒独具特色的文化批判理论以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关注和寻求个体的人的解放为目的。毕

① [匈] 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3—104 页。

② [匈] 阿格妮丝·赫勒：《情感在艺术接受中的地位》，载阿格妮丝·赫勒著、傅其林编选：《雅诺什的面孔：阿格妮丝·赫勒美学文选》，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第 324—325 页。

③ 王静：《作为文化批判的审美——赫勒美学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 页。

竟，赫勒的美学思想“是现代人寻求个体解放的广义政治学、伦理学”^①。只是，赫勒是从此在层面而非存在层面探讨艺术之于人的意义的。或者如傅其林所指出的，赫勒明确表达的是：“虽然美的概念和形而上学的家和艺术分离了，但是美能够在日常生活的人格中寻找它的新家。”^②

在赫勒那里，美之于此在、介入生活的价值在于其伦理学的指向——“美学不能取代伦理学，它是伦理学的花冠”^③。美对于此在的个人来说总涉及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对赫勒来说，追问纳粹统治之下的大屠杀要反思：“人类为何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人类社会如何能不因这种行为而受到惩罚？”^④而在当代这个不满意的社
会，在一个“社会安排和个人成为偶然性的”社会中，个人要做的是如何获得满足。^⑤而艺术则能让人在日常

① 王静：《作为文化批判的审美——赫勒美学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9页。

② [澳]约翰·伦德尔：《美学与现代性：阿格妮丝·赫勒论文选》，傅其林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阿格妮丝·赫勒的审美之维（代序）”第11页。

③ 傅其林、阿格妮丝·赫勒：《布达佩斯学派美学——阿格妮丝·赫勒访谈录》，《东方丛刊》2007年第4期。

④ 张笑夷、[匈]阿格妮丝·赫勒：《伦理学、现代性与马克思——阿格妮丝·赫勒访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4期。

⑤ [匈]阿格妮丝·赫勒、[匈]费伦茨·费赫尔：《后现代政治状况》，王海洋译，陈喜贵校，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生活赋予的特性之外，让人具有自为的个性，不至于随波逐流，也能让人在一个不满意的社会中以自觉的方式去选择自己的生活。这种基于此在的个人自我的自为个性成为将“是”导向“应该”的基础。而在赫勒那里，如果哲学是调解“是”与“应该”并将二者保持在一定的张力之中的途径，艺术也是。

因此，与其说赫勒的美学吸引着中国学者，不如说赫勒对人的关注更具有普遍的激发和激动人心的力量。“一个人人都有机会获得使他能够过上有意义生活的‘天赋’的社会”、一个可以把日常生活变成为我们自己而存在的社会，“把地球变成所有人的真正家园”的愿景，激荡着我们所有人内心最深刻的渴望。对中国学者来说：“从她的美学中我们可以目睹共和国的镜像，在一个被上帝遗弃的世界中美和对称性互惠呈现了这种镜像。”^① 而中国学者与赫勒一起探索、发掘着艺术实现这一最深沉的愿望的可能。

结 语

或许“评价一位仍然健在的哲学家一生的工作总会令人尴尬”，只有在其死亡的那一刻“解释者才有资格

^① [匈] 阿格妮丝·赫勒著、傅其林编选：《雅诺什的面孔：阿格妮丝·赫勒美学文选》，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导论”，第18页。

谈论起意义的问题”。^① 不过，赫勒应该能理解和接受2019年之前对她的所有谈论和解释。毕竟，她的预见能力的限度正是她的责任的限度；解释者需要对自己的解释负责。虽然赫勒生前已经确认中国学界对其美学阐释的正当性，但解释的价值并非来源于此，而是来自其对解释者内心渴望的回应和重塑。赫勒的思想已经展示了它的魅力，它在向我们说话，如何追问和想要获得什么回应是解释者的责任。

^① [澳] 约翰·格里姆雷：《阿格妮丝·赫勒：历史漩涡中的道德主义者》，马建青译，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76页。